

## 健与美的「交响」

——体育运动与美术创作

钱晓鸣

在巴黎奥运会赛场上，中国运动健儿拼搏正酣，展现了出色的风采和精神风貌。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追求和体育运动所呈现的形式美，也激发了艺术家创作灵感与想象，创作出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在这些艺术作品中，人们能够品味到奥林匹克文化和艺术之精髓，感受健与美、动与静的“交响”。



▲千钧一箭(雕塑) 朱成作  
▼走向世界(雕塑) 田金铎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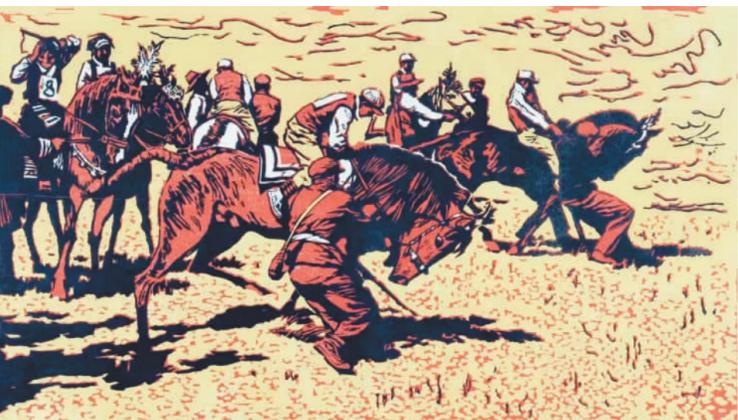
## 走近体育题材经典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可追溯至公元前776年的古希腊。奥林匹克是强身健体与和平的象征。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体现了竞技的辉煌，还催生了很多体育题材的艺术经典。比如制作于公元前540年的古希腊陶器《黑绘双耳瓶》，瓶身上绘有摔跤、跳远、投掷等运动画面；著名的《掷铁饼者》是古希腊雕刻家米隆大约公元前450年雕刻的青铜雕塑，千百年来已成为体育运动与健美体魄的象征。

健与美是人类普遍的美好追求。中国体育题材美术创作源远流长，体现了东方哲思、审美与生活方式。比如中国古代民间竞技性娱乐活动蹴鞠，相传起源于战国时代，到唐宋时期蔚然成风，类似于现在的足球，是中国流行甚广、影响较大的球类运动。古代美术作品对此多有表现。河南南阳汉画馆收藏的汉代画像石上有“蹴鞠图”，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有唐代褐釉踢球俑，河北博物院收藏的宋代磁州窑白釉黑彩孩儿踢球纹枕上，枕面正中绘有儿童蹴鞠图。到了明代，一幅《朱瞻基行乐图》在长达6.9米的绢本上展示了明代宫廷文雅活动，这幅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画作上不仅有蹴鞠，还有射箭、马球、捶丸、投壶等运动项目，场面宏大，描绘细致。

现代奥运会可追溯至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在早期现代奥运会上，除了体育竞技项目，还设有“缪斯五项艺术比赛”，即文学、建筑、绘画、雕塑和音乐5个项目。191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甚至出现了美国选手沃尔特·维南斯同时获得雕塑艺术金奖和射击比赛奖牌的罕见场景。这一时期，许多世界知名艺术家创作出了现当代体育美术的经典之作。1901年，法国雕塑家罗丹创作雕塑《运动员》，作品塑造了一位健美运动员休息时的状态，线条流畅，富有张力，每一块肌肉都透露出运动的韵律。法国雕塑家布德尔的《弓箭手赫拉克勒斯》以强烈的动感和独特的构图彰显力量感，这件作品在1910年第一次展出时就引起了轰动。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赠送了2件体育题材美术作品：朱成的雕塑《千钧一箭》和田金铎的雕塑《走向世界》，前者表现射箭运动员紧扣弓弦、蓄势待发的精彩瞬间，后者呈现竞走运动员在比赛中协调优美的运动英姿。这2件作品都在1985年首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上获得特等奖，在彰显艺术魅力的同时，也将中华体



▲金色的赛马场(版画)

徐 匡 作

(作者系中国雕塑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磁州窑白釉黑彩孩儿踢球纹枕(宋) 河北博物院藏

育精神带向世界。

## 展现全民健身场景

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一直以来，中国都非常重视竞技体育与体育健身的共同发展。这一点在体育题材美术创作上也得到了体现。

1956年，开展不久的中国登山运动捷报频传，当年中苏联合登山队登顶海拔7546米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这成为新中国登山运动的起点。彼时，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靳尚谊还是一位青年教师，他据此创作了油画《登上慕士塔格峰》。这幅作品是中国人不断攀登、挑战自我的精神写照，记录了一代人的梦想和坚持。

画家萧淑芳本身是一位出色的溜冰运动爱好者，她的溜冰照片曾刊登在《良友》画报上。萧淑芳1954年创作的中国画《北海溜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民踊跃开展冰上运动的场景。

丰富的表现手法运用在体育题材美术作品中。陆少少的中国画《冰上运动》、徐匡的版画《金色的赛马场》、徐启雄的工笔画《决战之前》、刘开渠的雕塑《踢毽子》等较为写实地描绘了体育健身场景。王个簃1972年创作的中国画《乒坛盛开友谊花》、周炼霞1984年创作的中国画《硕果》、俞云阶1986年的中国画《夺冠》等，以象征性手法分别反映了当年国内外体坛盛事；1972年，北京首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获得女子团体、女子单打两项冠军；1984年，中国体育健儿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1986年，在韩国汉城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金牌数位列第一。

漫画中也有不少表现体育运动的作品。比如漫画家丰子恺的《齐心协力》画面清新，构图简洁，描绘了人们在江中齐心协力划船竞技的场景，劈波斩浪，飞舟竞渡，体现了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漫画家华君武的《牛年迎八运 纪录又更新》，用牛头举重运动员形象结合中国传统的生肖轮转，既是向读者拜年，又鼓舞了士气。

在日前开幕的“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作品展”上，画家何振浩的《悦动青春》表现了一群在街头轮滑的青少年，画家陈勇的《无限》描绘了一群身着白色体操服、练习体操的娃娃，都体现出人民群众以健身促健康的饱满热情。

## 感受运动的美好

现代奥运先驱顾拜旦曾说：“体育运动必须创造美，并为美提供机会。它创造美，是因为它创造了活生生的雕塑——运动员；它为美提供机会，是因为通过建筑、场景和庆典带来了美。”体育和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体育运动是创造美的源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体育事业的新发展、新成就激励着美术工作者，推出了许多精彩的体育题材美术作品。1985年，国家体育管理部门会同中国奥委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开始举办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和文化活动。首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吸引了大批知名艺术家参加，如吴冠中、周思聪、刘勃舒、黄胄等。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决定，在每届全国运动会期间举办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目前已经举办了9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定期、制度化举办，大大促进了中国体育美术创作。

1983年筹建、1990年正式开馆的中国体育博物馆是相对集中收藏体育文物和体育艺术品的机构。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历代的体育用品和体育艺术品，如战国时期的承弓器、唐代的狩猎纹铜镜、宋代打马球砖雕等，还包括现当代体育用品和艺术品，比如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吉祥物“冰墩墩”等。其中，造型精美的“奥林匹克杯”是国际奥委会的重要奖项之一，于1906年设立，旨在表彰对奥林匹克运动和国际体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团体。中国曾3次获得此奖项。

进入21世纪，中国各地政府在兴建改造绿地、公园时，常常把体育美术作品作为绿地、公园整体的一部分。在吉林长春世界雕塑园、安徽芜湖雕塑公园、上海滴水湖中国名家主题雕塑园等，都有丰富多样的体育美术作品。于这些作品中漫步休闲，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精彩瞬间，感受体育运动的美好与力量。

铜是最早被人类所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一。经过数千年的淬火锻造，以青铜为代表的铜器采冶和铸造技术早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杭州铜雕作为青铜铸造技艺的延续，随着历史变迁、时代变革，在一代代匠心传承与发展中焕发出新的生机。2008年，杭州铜雕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日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及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熔铸古今——八十而立朱炳仁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通过“古法新意”“匠心铜运”“雕铜巧技”“艺出新裁”4个单元，展出100余件造型多样、题材广泛的制铜精品，不仅浓缩了朱炳仁从艺40年的成就，也是一次现代熔铸技艺与青铜文明的古今“对话”，阐释了中国铜雕技艺从“铸鼎象物”到“离形得似”的艺术蜕变。

进入展厅，这样的古今“对话”徐徐道来——展区右侧陈列的是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10件青铜器文物，横跨战国、汉、明、清等朝代，涵盖簋、铜壶、铜炉等造型各异、功能不一的器物，展现了中国传统铸铜工艺在中国传统冶金工艺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灿烂成就；展区左侧是延续传统技艺与造型且融入现代审美意趣的作品，包括《有凤来仪》《狮子如意》等铸铜器具。朱炳仁的铜雕艺术以传统铸铜、刻铜、锻铜技艺为根基，师古而不泥古。两组古今铜器的对照，展示了传统与现代相融互生、同根同源，同时体现了非遗技艺传承人与时俱进的探索。

“历史上中国的青铜时代非常辉煌，中国国家博物馆又以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为世人称道。我在此办展，更多的是在创作中致敬历史，传承中华文化。”朱炳仁说。

朱炳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铜雕工艺美术大师、“朱府铜艺”第四代传人，祖籍浙江绍兴，幼年随父迁居杭州，在父亲的教导下承继祖业，全心钻研铜雕技艺。

对于很多人来说，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并不陌生。其实旧的雷峰塔早在1924年就已倒塌，新建的雷峰塔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其铜艺工程师就是朱炳仁。本次展览不仅展出了雷峰塔、故宫角楼、涌金桥等多件建筑的等比例模型，还有匾额、斗拱原件等建筑构件，让观众能够近距离感受铜雕建筑的宏伟气势与精致结构。朱炳仁还主持、参与了杭州灵隐铜殿、桂林铜塔、峨眉山金顶铜瓦殿等一大批铜建筑的建设。这些建筑是古意与新颜的结合，承载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神韵，也为当代铜雕技艺发展开拓了新的实践。

传承，不是简单复制，更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朱炳仁在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铜艺的同时，于机缘巧合间开创“熔铜”工艺，以“似与非似”的挥洒写意，将自由流动的铜汁从模具中“解放”出来，熔铸出刚柔相济、曼妙多姿的作品。

熔铜艺术是一种“无模可控铸造成型”技术，是朱炳仁在2006年铸造常州天宁寺宝塔时的意外收获。以往，铜器的制造往往需要在模具中铸造成型。“熔铜”工艺则是让铜在高温下融化后，在一定的空间里自由流淌，如同热烈滚烫的大写意。通过庚彩、釉彩、琅彩等工艺，铜又呈现出丰富的色彩。

朱炳仁说：“熔铜打破了模具的限制，衍生出更多可能。每个作品好像都在呼吸，都在说话。”2007年，他的第一件熔铜艺术作品《阙立》诞生，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件作品也出现在了本次展览上，只见画面上莲荷大写的枝叶与失蜡铸造的写实莲蓬别具心地组合在一起，灵动且富有诗意。

装置作品《稻可道，非常稻》展现了一片金色的稻田，熔铜技艺铸就的每根稻谷都形态各异，配以背景图像和音效，呈现出风吹麦浪的灵动，让人联想到丰收的喜悦。成熟后的稻田金黄一片，铜质的稻与其一脉相承，毫无违和感。这件作品借用《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体现出艺术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思考——水稻不仅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还形成了悠久的稻耕文化。水稻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与老庄哲学中的“道”互为隐喻，让人体悟到“道法自然”的妙意。

2005年12月，时年61岁的朱炳仁



▲万众归海(熔铜作品)

朱炳仁作

## 朱炳仁艺术展在国博举办——熔铸古今 以铜写意

本报记者 赖睿



▲燃烧的向日葵(熔铜作品) 朱炳仁作

与90岁的郑孝燮、82岁的罗哲文联名给大运河沿线18座城市市长写信。这封名为《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推动了大运河申遗步伐，写信的三人因此被尊称为“运河三老”。朱炳仁对大运河的感情也倾注在作品中。熔铜作品《运河之光》是为纪念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而作，熔铜的流动质感仿佛是大运河的波涛，闪烁着千年的光芒。

与西方艺术对话，也让朱炳仁获得了新的创作灵感。展览中，一件名为《燃烧的向日葵》的作品让观众驻足欣赏。这件作品以梵高的油画《向日葵》为灵感，通过熔铜技艺，使原本平面的“向日葵”变得立体起来，作品色彩鲜明，线条富有张力，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策展团队在这件作品的造型上别出心裁，以画框为底座，立体“向日葵”仿佛要从画框中一跃而出，摇曳生姿。朱炳仁坦言，这一灵感是受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院长巴特的启发。此前，巴特在观赏朱炳仁《燃烧的梵高》系列熔铜作品时曾感慨：“你让世界看到了梵高《向日葵》的背面。”

展览中有一组“青花铜”作品，观众可以走进展区触摸，感受人与铜的连接。造型上，朱炳仁借鉴了元青花瓷的梅瓶、玉壶春瓶等器型特点，纹饰则是由熔铜形成的纹脉和自然孔洞，每一道色彩、每一条纹脉都独一无二。

据悉，在朱炳仁等艺术家的创新引领下，杭州铜雕逐渐形成了镂雕、蚀刻、叠镶、庚彩、熔铸、紫金刻、多材质、氧化着色八大工艺，呈现出三色为本、彩画相间、书艺结合、坚固防腐等鲜明特征。

40岁时，朱炳仁从头开始，重拾朱家祖传的铜榔头，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的光彩。而今转眼到了80岁，他说这是“而立之年”，要重新出发。这也是展览名称“八十而立”的由来。